



記一個竹中的 Well-round： 李聖毅同學

■ 文·謝宏浩（24 屆）

擔綱辦畢業 40 周年校友會的確是件苦差事，唯一的好處是比大家早一點知悉同學們的近況，尤其是關於「指標性人物」



● 李聖毅大學畢業照

只要是民國 60 年（1971）竹中畢業的同學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李聖毅，不僅因為他是高中聯考的榜首，也是三育兼優第一名畢業，上台領證書、致答辭的代表；事實上，李聖毅打從入學就活躍在竹中各個舞台，包括每年的陸上運動會和水上運動會。

我與李聖毅結識早在縣一中（今建華國中）初二，因原先的班級被打散而編入他們班，立刻感覺有一雙「咄咄逼人」的眼睛在看我，因那時我頂著「狀元」的光環，還經常六科考 599 分。李同學天生 Q 毛（捲髮），也有人說是故意燙的，看起來時髦又帥氣。他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，據說近視六、七百度，因此綽號叫「目鏡」。「目鏡」身材中等，胸肌特別發達，制服筆挺，書包、腳踏車都打理得乾乾淨淨，腳穿「扣扣鞋」，尖頭且鞋底加釘的那種；配上三句、兩句閩語話，十足壞孩子樣。

我心目中的「壞孩子」竹師附小畢業，初中聯考的成績據說離我很近，一年級時做過班長。他像是好人家子弟，手頭寬鬆，人緣佳，身旁總是有「跟班」，我記得他的「麻吉」中一名叫「闊嘴」的同學，後來重考也進竹中，但沒讀畢業。

遠從鄉下來新竹的「狀元」繼續戮力功課，每節考試都「一工」到最後一個交卷，

不像李同學「快手快腳」走出教室，但月考的排名總是謝某人高居在上，讓本地生恨得牙癢癢的。好不容易等到二下機會來了！兼任班導的體育老師教我們玩「雙槓」，講解完立刻點我出來做，我們鄉下孩子哪見過這項玩意兒？兩臂掛上去一擺盪就跌個「狗吃屎」，驚惶中聽到幾聲嗤笑，羞愧到不行。老師接著叫李聖毅示範，只見他身輕如燕，兩、三下就搞定。幾天後，我的抽屜固定多出一個小餐盒，裡面裝著煎蛋、青菜，對我這經常一大盒飯只見幾片醃瓜和豆腐乳的窮學生來說，真是一大「補品」，可嘆我至今仍不知那位善心人士是誰？

初三上運動會，係入學後第一次舉辦（聽說原校長因操場是長橢圓形，一直未辦），李聖毅賽前就報名 800 公尺單項贏得冠軍，「闊嘴」他們大加廣播，引為英雄。校慶日僅保留「大隊接力」，我們幾位通車生把握機會上場，過程此起彼落，李聖毅自己跑完不算，見某位「文弱書生」接棒後動作稍慢，奪取其手上的棒大步往前衝，沒多久就追過一個對手，旁邊班導師看了也沒說什麼……學校每年辦秋季遠足，今年的目的地是數公里外的「義民廟」，班導規定大家要準備小禮物於中午休息時交換聯誼，結果有同學抽到「三條橡皮筋」，包裝紙的內層寫著「童心」

兩字，受害者很快反映在週記上，殊不知身兼班長的我因手頭緊及自以為好玩，正是那個「加害者」，從此受到同學們的排擠。

複雜的家庭背景（見拙作「斷指之魅 兩個客家家庭的故事」1 付印中），內心情境的轉變以及班級、學校「公務」纏身等諸多因素，終於讓一個15歲的少年不勝負荷。寒假前班導叫我去幫他整理學期成績時，赫然發現自己已經掉到班上第五、六名，而領先的正是李聖毅同學。

李聖毅的學業優勢一直維持到高中聯考前。在高手雲集的縣一中，李還沒辦法列名畢業典禮受獎名單，但補習班的模擬考卻傳出他高居第一的消息，這讓我感受到壓力。「李聖毅，新竹聯考的嘛」，某位準備參加「北聯」的同學這樣預測，理由是：「他品性太差，老爸不讓他去讀建中。」

「新竹一中」初中部共畢業13班，學業最優前50名約有一半跑去台北，像我們班就產生兩位建中，附中、成功暫不計，兩位竹中前十名，即李聖毅和我。「當過第一的總想再嚐走在雲端的滋味」，接到成績單後，我從富岡搭火車來新竹，在車站閱報欄讀到「李聖毅品學兼優 新竹區聯考居榜首」的消息，附李家父子的合照，內心五味雜陳。

只會讀書的謝宏浩從此銷聲匿跡，新的「李聖毅時代」已經來臨！

「Q毛」的出鋒頭從報到日就開始，長統白球鞋配紅、藍、白三色襪1 初中時期服裝儀容的「禁忌」1 確實有賣點。隔天，他老兄即改穿制式的黑鞋、黑襪和「太子龍」褐黃學生服，站在大禮堂最前頭喊「起立、（敬禮）、坐下」，帶領我們七、八百位同學展開為期五天的「新生訓練」。當年高一和我同搭火車的縣二中畢業生某君，他不知我初中

即和李同班，每天對我放送「李聖毅如何如何」、「班頭如何如何」，可見他對「Q毛」的推崇。

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大會在縣體育場（今新竹市立體育場）舉行，團體分年級以「班」為單位競逐頒獎，個人項目則打破年級建制，依體重分50公斤以上（甲組）和50公斤以下（乙組）。李聖毅可能因先天條件和功課因素，沒有再在個人獎牌上爭勝；但團體項目從400公尺接力、1600公尺接力、大隊接力到拔河、武裝賽跑（需戴鋼盔、扛沙包、提槍）等，幾乎都可以見到「狀元班長」的身影，而且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」。且由於當年「一忠」的班導董金裕先生（後來做到政大中文系、所教授，曾任教育部高中國文98課綱召集人）係辛志平校長掛在嘴邊的愛將|得意門生、董、李新「師徒組合」出現於各項班級活動乃「相得益彰」。

一下時，我以上學期平均76分的成績（在班上並列第一，但可能係全年級最低分的領先者），申請到一個月300元工資的「工讀生」，「代價」是每天升旗時替訓導處或教務處抄寫寫。由於這項機緣，我得知我們的Nobel laureate 李遠哲校友（他的么弟李遠騰時在本校高三，學業冠群倫）兄弟姊妹的學歷十分「了得」，但有一位「只」讀到光復中學畢業，應該就是後來陪李爸爸、李媽媽最多的那一位。我同時也「窺」得李聖毅



● 王者的步伐（高三忠班運動會入場）

讀書尤其賣力，每學期均拿「書卷獎」，四年下來總平均 87 分，「再叫他第一名」！畢業後留校當助教一年，免服兵役而於民國 65 年 (1976) 隻身赴美，追隨諾貝爾獎得主進入偏北的「明尼蘇達州立大學」直攻博士。李在當地結識台大藥學系畢業的淑女，兩人三年後結婚。1981 年李得 Ph.D，先赴東岸的「賓州州立大學」擔任助理教授，三年後轉任私人公司當高級工程師，並在馬里蘭州小鎮定居，養育兒女。

尾聲

前年 (2011) 四月底，我們 24 屆同學在師大員工餐廳召開畢業 40 周年地區籌備會，會中原三忠李朝山說他終於查到李聖毅的下落了！在台大化工系學會的資料中，李的名下加註“D”，

依他的推斷，是過世的意思。朝山與李同班五年（初中三年，高中兩年），相當熟稔也到過他們家。在場的另一名同學李道明證實李已過世，因為他們是親戚。在歸途車上，我向妻和服役剛好休假、醫學院畢業的兒子說：「聽到老戰友過世，我非常難過，因為他是我觀察到最有能力的人，也是你們兄弟教養的間接 Mentor（顧問、良師）。」

去年 (2012) 七月底，25 屆承辦校友會年會的首次籌備會在我的農莊召開，總召彭宗平透露：李聖毅的胞弟唯尊（台大機械系畢業）目前在台灣，如果我想與他聯絡，他可以給我對方的手機號碼。於是，不久前的一個夜晚，我們學長、學弟約在新竹 SOGO 見面，以下是訪談紀要 1

問：「你哥哥高中三年睡很少嗎？不然怎麼能夠同時做那麼多事？」

答：「他的睡眠時間和我差不多，只是我初三時發現，我們家酒櫥裡的樣品酒

全都變成水了。你知道，我爸他喜歡收藏樣品酒。」

問：「你是否知道你哥一直承受著莫大的壓力，包括他給自己的？」

答：「我曾注意到他大學畢業求職的履歷表有這麼一段 1『由於在高中聯考時，我得到還算可以的成績，』而且，如果他不是給自己超乎尋常的鞭策。

在快要走到人生的盡頭時，他也不會硬撐著破敗的身體（扭胃腸），帶著醫生給他做的『胃造』灌食裝置繼續上班，只因為他是公司的首席工程師，有許多專案在進行或等他裁決。」

問：「能否談一些你們兄弟間的互動以及與父母相處的情形？」

答：「我爸媽基本上是開明派，他們都在銀行上班，晚出晚歸忙得很，因此我們兄弟從小就要『自主管理』，但有固定且算優渥的零用錢。我可能是現今第一批『輪匙兒』，但我哥不是，他是由阿公、阿嬤帶大的，我則只好丟給奶媽帶。我們兄弟只差一歲，從小打到大，沒辦法，所有光環寵愛都集中在他那裡啦。不過，我真的很感激他，因為如果沒有他『燈塔』似的指標，我也不會在叛逆到底的時候還能抓到方向。」

問：「你哥哥的耳朵和後來免服兵役有相關嗎？」

答：「他有先天性小耳竇，該隻右耳幾近失聰。小時又因長短腳上、下樓梯易跌倒，九歲多在醫院用秤繩牽引矯正，整學期無法到校上課，幸虧老師到醫院做一對一教學。那時我已進『附小』體操隊，看起來很『神勇』，他康復後語音要和我比高下，游泳也是一樣……」（李聖毅歿於 2000 年 6 月，得年僅 47，

告別式參加人數之多，遠遠超過預期，葬於馬里蘭州）